

■风过留痕

杏花与乡愁

□林少华



有一种东西,无论我们置身何处,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信仰和世界观,都会从深处从远处一点点温暖我们的心,那就是乡愁。而所有的乡愁,都可归结为四个字:杏花春雨。春雨很小,很细,如烟,如丝,温馨,迷濛,若有若无,正是乡愁的物化。杏花,无疑代表故乡的村落和老屋。或谓“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或谓“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或谓“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故园之思,游子之情,羁旅之苦,于此尽矣。万井笙歌,一樽风月,不足以化解;千里莼羹,西风鲈脍,莫能比之也。

多少年没看见杏花了呢?十八年客居岭南,岭南没有杏花;数载游学东瀛,东瀛只有樱花。

终于看见了杏花。几天前一位同事邀我去郊外踏青,一开始我拒绝了,刚从外地回来,累;而当对方说那里有杏花的时候,我满口答应下来。

那个地方叫小山村。没等进村就看见杏花开了。始而一两株,三四株立在路旁野地里,落下车窗看去,果然是杏花。在欲雨未雨阴沉沉的天空和欲青未青乱蓬蓬的荒草地的衬托下,微微泛红的白色杏花让我眼前陡然一亮,顿生惊喜之情。杏花渐渐增多。很快,两山之间开阔的谷地忽一下子铺满了杏花。车在

杏花间穿行,如一个不懂风情的莽汉愣生生闯入一群婆娑起舞的白纱少女之中,但觉缀满杏花的树枝仿佛轻舒漫卷的衣袖拂过脸颊,一股久违的杏花特有的清香扑鼻而来。一行人赶紧下车步行。村外茫茫花海,村中一片杏林。家家皆有杏树,户户红杏出墙——“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诗在这里不是诗,不是隐喻,不是调侃,而是实景,实况。这是真正的杏花村。人在杏花下穿梭,狗在杏花下歇息,鸡在杏花下觅食。喏,那条大黄狗偎着杏树根闭目合眼,那只大公鸡和好几只老母鸡在横卧的杏树枝下或左顾右盼或低头啄地,多幸福的狗多幸福的鸡啊!没准鸡蛋都一股杏花味儿。

拐过“书院旧址”,走过“处女池”,沿一条小路朝后山爬去。两侧山坡陡峭,前方石峰如削,簇拥着山脚一方花坞。这里安安静静,几无人影。我得以独自在杏树间尽情徜徉,仔细打量一片片、一树树、一枝枝、一朵朵杏花。间或有樱花。同是五枚花瓣,樱花花开得重重叠叠,密密麻麻,一副难解难分的样子。而杏花疏朗得多,个体绝不淹没在整体之中。无论开多少朵都一朵是一朵,一朵朵历历在目,矜持,自我,而又和谐,端庄,如黛蓝色的天幕上均匀分布的银星。酷似梅花,但毕竟不像梅花那样孤芳自赏;近似樱花,却有别于樱花的扎

堆起哄和华而不实。樱花全是“谎花”,开完什么也剩不下。而这里的杏花开完不出数月,就是满枝满树的“少山红杏”,一张张关公般的红脸膛掩映在茂密的绿叶之中,成就另一番动人景象。

我是在有杏花的小山村长大的。小山村很穷,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话说,“连乌鸦都会因找不到食物哭着飞走”。小山村又不穷,因为房前屋后的杏花。杏树是爷爷栽的。前院一棵歪着脖子,几乎把杏花从窗户伸进屋里。后院四五棵踞坡高过房脊,七八月间,熟透的黄杏从房脊上啪啦滚到屋檐下,杏固然好吃,可我还是更喜欢杏花。五月开花时节,放学离家很远就能瞧见草房脊探出的杏花,粉粉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么显眼,那么温暖,如亮丽的晚霞。近了,但见一只喜鹊在歪脖子杏树枝上一声啼叫,或两只春燕箭一般掠过杏花飞进堂屋。及至春雨潇潇,杏花随之幻化为一窗朦胧的倩影……

这就是记忆中的故乡,故乡的老屋,老屋的杏花。几十年来,我总想在春雨时节回去看看杏花,但我回去的时候不是寒假就是暑假,杏花当然等不到我,一如我等不到杏花。杏花终究成了一缕绵绵的乡愁。

如今,山村已经荒废,老屋已经易手,杏花还在开吗?还在等我吗?

■闲情偶寄

久违的燕子

□刘铁忠

飞禽从传统意义上讲,乃人们心目中的美味佳肴,所以,自然界中的鸟类大多视人类为天敌,每当稍有接近,便仓皇飞去,唯恐避之不及。唯有燕子,亘古以来,对人类充满了信任,主动飞进寻常百姓家中,与人为伴。

我们当年知青下乡后,村里给盖了新房。刚搬进去几天,就有两只燕子在院子上方飞来飞去。老乡说,看来燕子想在你们那里做窝了。

我们怕吓着燕子,每当它们俩飞来,就尽量躲着它们。燕子看出了我们的友好,有一天上午,其中一只就直接飞到屋里来了。它落在檩条上,小脑袋歪来歪去,左右端详。过了一会儿,另一只也飞进来了,它落在另一根檩条上,两只燕子面对面,“叽叽咕咕”地好像在商量事情。过了一会儿,两只燕子就在堂屋里乱飞起来,它们的翅膀拍打在檩条上,发出“扑扑”的声音。我们觉得很奇怪,刚才还挺文静的燕子为什么忽然变得躁动不安?两只燕子乱飞了一气之后,就一前一后地飞走了。

中午时分,两只燕子又来了。它们落在檩条上,左看右看,一副拿不定主意的样子。我们发现燕子有了异样:嘴巴合得不那么严,胸前一簇黄色的羽毛还有点脏。燕子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就选了一个地方,低下头,把嘴里的泥丸粘在上面了。原来燕子开始垒窝了。

燕子垒下第一口泥之后,速度就加快了,

衔回泥来,看也不看,粘在檩条上就走。两只燕子你来我往,匆匆忙忙,不大工夫就在檩条上垒出了长长的一溜泥丸。

燕子垒窝很卖力气,每垒一个泥丸,头都歪来歪去竭尽全力地往下按,生怕粘不牢固。一个中午的时间,燕子就把窝垒得有几厘米高了,并且有了一个半圆的形状。下午的时候,燕子不再垒窝了,它们大概找吃的去了。天快黑的时候,燕子飞回来了,它们落在檩条上,依偎在一起,像是要睡觉的样子,看来今晚它们想在这里住下了。

到了夜间,两只燕子偶尔发出轻微的声音,那种声音很温柔,很绵软,像是梦呓,抑或恩爱的絮语。想到燕子不用在外面挨冻了,我们感到很温暖。

以后的几天里,燕子每天上午垒窝,下午就去找食吃,不久,一个二十多厘米高的燕窝就垒好了,形状像一个簸箕。

我们从老乡那里知道了很多燕子的事情:燕子垒窝,首先要把檩条上的灰尘扇去,然后在上面积上长长的一条泥丸,等泥干了,看看哪个地方粘得最牢固就在哪个地方垒窝。燕子垒窝没有蓝图,要比照着屋里的某个物件。看来我们家的燕子是按照簸箕的样子垒的。

早晨开了门,燕子飞出去了;天黑前,燕子又飞回来了。我想“出双入对”这个词大概就是对燕子而言吧。过了段时间,我们发现只有一只燕子飞进飞出,另一只呆在窝里,看来

是要孵小燕子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听到燕窝里发出的声音不同往常,除了那种“呢喃”低语,还有一种细小的“沙沙”声。第二天中午,当燕子飞进来时,我们发现燕窝口上露出了一张黄嘴,它张得大大,还发出叫声。看来小燕子已经孵出来了。又过了几天,燕窝口上的小燕子多了起来,当大燕子飞回来时,小燕子们一齐张大了嘴,“沙沙”地叫着要吃的。等大燕子飞走了,它们才能安静下来。

燕子爹妈辛辛苦苦,不知一天要飞回来多少次喂养孩子。孩子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长得很快,才十几天的时间,小燕子就挺大了,它们蹲在燕窝口上,盼着父母归来;如果要大便了,就把身子转过来,屁股朝外方便。我们在堂屋吃饭,要时刻提防燕粪落下。而到了夜间,燕窝里一家老小发出的声音,让人听了觉得很温馨。

天气渐渐冷了,记不清从哪一天开始,燕子不见了,它们到南方过冬去了。

晏殊有诗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第二年春天,燕子真又飞回来了。它们飞越了千山万水,还能找到自己的家,实在太神奇了。

离开农村后,再也没有看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很想再听燕子的“呢喃”细语,再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景致,不知现在乡村的天空是否还有相亲相爱、比翼双飞的燕子。

■记忆深处

老宅的香椿树

□徐鑫

近日的一场雨滋润了泉城。晚饭后凭窗远眺,突然一缕淡淡的香钻进鼻孔。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层邻家花圃里的香椿树!深深吸上一口,只觉得心神放松,一天的工作疲劳和倦怠顿时消失无踪。

老宅的院里也有香椿树,三棵,最老的一棵比我还大半岁,我们一起成长,它们就像我的孪生兄弟。其中两棵是另一棵的子孙,还有很多自己钻出来的,都已经送人了,现在老宅邻人院里的香椿树大多是我们家香椿树的后代。

儿时,每年的清明前后,我们家的香椿树枝头长满第一茬椿芽时,爷爷就合计着哪天摘。日子定好后,头天晚上给树浇透了水,第二天东方泛出鱼肚白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拿

着带钩子的杆子爬上房顶,仔仔细细把每个枝头上的椿芽掰下来,爷爷、我和妹妹在下面忙着捡拾纷纷落下的椿芽。一个钟头的时间,大约能掰六七斤,比较整齐的,妈妈捆扎好送给街坊邻居,让他们尝尝鲜;稍微零碎点儿的,自己吃或是腌起来。把嫩嫩的椿芽切碎,磕上几个鸡蛋,锅里一炒,嚼,吃着热馍馍就着鸡蛋炒椿芽,那个香啊!

第二茬及以后的椿芽就不那么香嫩了,大多用来煮至时喝凉面用。喝凉面也有好多学问呢!比如想中午喝,爷爷早上就用大盆把开水凉上了,然后把胡萝卜咸菜、腌好或现摘的椿芽剁碎,黄瓜切丝,砸好蒜泥,调好麻汁,还有上等的好醋备用。面条出锅后,先捞进凉好的开水盆里凉透,然后再盛进碗里,撒上胡

萝卜末、椿芽末和黄瓜丝,再浇上麻汁和醋,最后拌上蒜泥。在爷爷“酸酸的,辣辣的,麻汁大大的”的诙谐话语中,全家人在香椿树下的餐桌上喝每年夏天的第一顿凉面。

如今爷爷已去世多年,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大不如前了,爬房顶掰椿芽的重担就落在我身上了。今年春节后接到老宅要拆迁的消息,家里的老香椿仿佛有灵性似的,椿芽结得特别多,掰下来称了称,大约有十斤呢!明年就吃不到我们家的椿芽了,虽然妈妈已经把老香椿树的一个子孙挪到了我现在的楼下花圃里,但还是很小,恐怕要三五年才行。

老宅的香椿树,我兄弟般的香椿树,已深深地融入我们家,深深地融入我的生命和记忆……

■那年那月

菜窝窝

□刘亚伟

记得那是1960年,我刚上小学。一天,妈妈下班回家,偶尔路过一片空地,觉得眼前忽然一亮,看见空地长着一些绿生生的野菜,不知什么原因它们竟然躲过了别人的眼睛,静候着妈妈的来临。妈妈赶紧走过去,认出是一些灰灰菜,上面的嫩枝嫩叶已经被别人掐去了,剩下来的都是些老枝叶,虽然这样,但毕竟是野菜呀,也就顾不上选择,把那些灰灰菜连根拔了起来,用上衣的前襟兜着,急急忙忙往家赶。

她知道家里还有一斤地瓜面,那是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了,一直舍不得吃,现在可以和这些野菜搅和起来捏一些菜窝窝了,她似乎已经闻到了蒸熟的菜窝窝的香味。

妈妈很需要吃一顿饱饭了,晚上洗脚时她发现自己的腿已开始浮肿,上课时手抖得拿不稳粉笔,走路脚步发飘。一次她走在路上,迎面走来一队解放军,和队伍擦身而过时,她觉得像有什么引力似的,自己不由自主地要倒向那整齐迈进的队列里。这些她谁也没告诉。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让孩子饿着;孩子爸爸是个大男人,工作忙,体力消耗大,也不能饿着,那就只有饿自己了。

她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上课时装满了水,饿得撑不住时就喝上几口水,打一打饥。心慌得厉害,连课文也读不成句的时候,就让学生们自己读,她在讲台边上坐一会儿。有一次妈妈正在讲课,下面的学生发现有一缕细细的水流顺着老师的裤脚流下来,她小便失了禁,自己却不知道。

妈妈去医院看病,医生告诉她,你这是饿的。那位医生是一个学生的家长,开给妈妈几盒葡萄糖注射液,让她每天敞开喝上一两支。医生说,虽然管不了大用,也许对身体有点好处,我也只能帮你这点忙了。因此,每天喝那支葡萄糖注射液,对于母亲,就是很认真很郑重其事的一件事了:先用一个小小的砂轮沿着葡萄糖注射液的玻璃瓶上沿划一道痕迹,然后就可以把玻璃瓶整齐地掰开了;有时候划得比较浅,怎么也掰不开,只好借助一件东西来敲开。我在一旁很有兴趣地看着妈妈做这件事情,看着妈妈仰起头,把那小小的玻璃瓶里面的那一点水倒进自己嘴里,还得留意着有没有玻璃碴子。大概是看到我的小嘴也在嚙动,妈妈有时也会往我的嘴里滴上那么一丁点儿。

在这种情况下,那天发现的野菜,对于妈妈真是有点异常的惊喜了。她小心地把野菜兜在怀里,尽量掩盖得严实些,三步并作两步,慌慌张张地往家赶。进了家,生上炉火,坐上锅,烧上水,然后择菜、洗菜、和面、把面与野菜搅拌均匀,捏成窝窝头的形状。一斤地瓜面,竟然让妈妈捏了二十多个窝窝头。一斤地瓜面分配到二十多个窝头上,一个窝头合不上半两面,也就像糍糊一样,勉强能把野菜黏合到一堆。

这时水正好烧开,于是上屉开蒸。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解除饥饿的本能使妈妈简化了所有不必要的程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菜窝窝放进蒸笼里。不一会儿,冒出来的蒸汽已经圆笼,妈妈考虑到那天的野菜不是太嫩,耐着心又等了一会儿,这才把蒸笼揭开,饭香立马充满了妈妈的嗅觉,也更空前地刺激起了妈妈肠胃的蠕动,饥饿让她顾不上保持老师温文尔雅的风度,顾不上烫手,便把一个野菜窝窝头托在了手上,刚出笼的菜窝窝太热了,两只手不住地倒腾着才能够拿得住,三口两口,也顾不上细嚼慢咽,一个窝头已经下肚,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不一会儿,妈妈就吃下了六个菜窝窝,这才停下来舒了口气。

不知是吃得太急,还是菜窝窝太多,或者是饿得太久,一下又吃得太多,妈妈觉得胃里很不舒服,不舒服的感觉还在不断加重,猛然间,妈妈站起来跑向门外,蹲在院子里呕吐起来,吐又吐不出来,情急之下,妈妈就用手伸进嘴里去掏,扯出来的都是一条一条的野菜,野菜上还挂着鲜红的血丝……